慈禧流亡西安

健翎

藍旗有位六十四歲的朋友，名壽富，滿州正戈什哈（他的父親瑞麟，晚清時是神機營的衛士），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慈禧逃往西安時，他父親曾經隨鑾護衛。我和壽富先生同住一院。夏日炎炎，院裏大槐樹下，陰涼清爽，成為我們消熱解悶的地方。一張小桌，兩杯清茶，東拉西扯，娓娓而談。他經常談及他父親當麟隨慈禧逃難的事。

庚子年七月下旬（一九〇〇年八月），八國聯軍進攻北京城，慈禧太后殘酷處死珍妃之後，挾持光緒皇帝倉皇逃離北京。出西直門，過居庸關，經懷來、宣化，大同來到太原。在太原住了約一個月，德法聯軍又西進攻擊。娘子關，慈禧如驚弓之鳥，繼續往西，逃到西安府。

陝西最高官署總督衙門在南苑，但不如北苑巡撫衙門寬大華美，那裏有着幾百間房屋。於是北苑巡撫衙門成為行宮，慈禧和光緒的駐蹕之地。

慈禧逃難北京的最初幾天，狼狽不堪，化裝成農婦，坐的是大騾車，吃的是小米粥、窩窩頭。逃到西安之後，一面諭令李鴻章、奕劻不惜任何代價，向列强投降，早日締和；一面繼續養尊處優，過着窮奢極欲的生活。

那幾年，陝西正遭遇大旱，餓莩載道，民不聊生。慈禧駐蹕西安，更加重了人民的負擔。通往長安的大道上，車轔轔，馬蕭蕭，運糧運銀的大車絡繹不絕。長安街上，民多菜色，乞丐滿街，兩宮和五大臣不聞不問，一味敲骨吮髓，滿足享受。御膳房照樣鋪張奢侈，像在紫禁城大內一樣，分為軍局、素局、菜局、飯局、粥局、茶局、酪局、點心局等。每局設管事太監，有上百個廚師。「進膳」時，有上百的菜餚，山珍海味，水陸雜陳。

在西安度夏時，慈禧要吃冰鎮酸梅湯，但是西安却沒有冰。懿旨一下，就得千方百計地張羅。長安城西南二百多里有個太白山，山頂終年積雪，「太白積雪六月天」，於是便派人去太白山，在岩洞裏找到不化之冰，加速運輸，日夜不停，專供御膳房之用。

慈禧一貫喜愛玩樂聽戲，流亡西安時，仍舊過這樣的生活。但京戲名演員都不在身邊，由太監組成的「戲班」，逃離北京時，也四分五散，不能滿足她的慾望，不合她的口味。京戲班，不能滿足她的慾望，不合她的口味，不得不求其次，於是經過挑選的秦腔演員，不時被召入行宮演唱，甚至以碗碟打花點說，書的時候，有時也被召進行宮。真的說書的，是便派人去太白山陳、歌舞昇平。

慈禧在西安繼續享樂的同時，出賣國家取媚洋人的李鴻章、奕劻，在北京議定和約，按照列强開列的名單，慈禧在執行命令，唯命是從。一些王公大臣和官吏被處死，革職、監禁。在西安被處死的要員，一個是刑部尚書趙舒翹。一個是充軍、戴勛，一個是莊親王載勛首先被革去爵位，降旨「賜帛」。所謂「賜帛」，處死，親王不斬首，在房樑上拴着一條長長的白綾，下面放一張方桌，桌上放一條長凳，被「賜帛」的對象坐在桌上，脖子裏套上懸在房樑上的白綾，樓子被撤去之後，處死。得又不一樣，降旨交給長安縣監書趙舒翹死。加官至極品的官吏，規定受刑時在獄中執行。故名監斃。趙舒翹仰卧在獄中的床上，臉上被蓋上棉紙，行刑者用澆酒噴在棉紙上，像這樣噴過幾次之後，受刑人便氣息斷絕而死。一年之後，和議告成，慈禧便興高采烈地離開西安府回鑾，返回北京。

學佛與參禪

——看《空山靈雨》答客問

雲峯

影片《空山靈雨》中，老和尚要退居，他的三個徒弟都想承繼老和尚的衣鉢，爭着作廟裏的住持（或稱方丈）經過一番考驗選擇，老和尚却傳燈㊀給一個剛剛剃度出家的罪犯。這是因為什麼？學過佛或對禪有認識的人，大約都可以在影片中找出答案；而未親近過佛學或對禪了無所知的人，便有莫名其妙之感。

我未曾參過禪，也談不上學佛，從前曾親近過幾位大德，和一些對佛學有研究的居士，則是真的。看了《空山靈雨》之後，對其中的佛理禪機，略有些膚淺的領會，有人勸我寫出來，以供那些看過《空山靈雨》而懷着疑問的人作參考。自知說不明白，還疑了多日，由於朋友一再教促，終於勉强寫了出來。能為人解疑團嗎？我却無此信心。

三個徒弟貴盡心機，都想作老和尚法嗣，取得承繼權，甚至不惜勾結外人，陷害同門。他們都犯了貪、嗔、癡、慢的戒，與寺外懷着偷竊玄奘手抄《起信論》殘卷目的，互相勾心鬥角的俗家人，同樣是墮入迷妄境界，不能自拔。「着了袈裟事更多」，就是這些和尚。

率領着奸吏的凶惡將軍與帶着女賊的狡猾商人，甘願冒着千辛萬苦，翻山越嶺，走入寺內，雙方鬥詐我虞，費盡力氣，施展混身解數，去偷《起信論》殘卷。他們胸中的意念與老和尚的三個徒弟互逞機智，爭奪住持，完全一致。影片上反覆現出三個俗人（二男一女）在廟中跳來跳去，所反映的正是爭奪權利名位的紛紜形象。

「法門依舊有戈矛」，真是不錯。

以如何汲取清水作禪機，三個徒弟的答案：（一）依靠家力，（二）用力擠出來，（三）信其自然，都還有「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之意（第三徒弟雖說信其自然，却還有清濁分別之念），未能達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境界。

在收留那個罪犯的時候，坐在老和尚旁邊的居士問他，見到陷害他的仇人，還恨他嗎？他將然回答說「不」，這已然達到「寃親平等」的境界，豈不是真正佛門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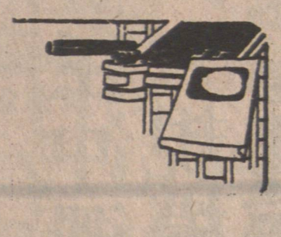
老和尚要他看守藏經閣，反被人誣賴他作賊，他竟然絲毫不辯白，俯首承認別人誣賴他的罪。老和尚命將他綁在藏經閣，他也毫不抗拒，甘心情願受罪。

這不但達到「無我相」的境界，也表現了忍辱波羅蜜㊁的修持功力，犯了法網（發死王將軍的屬史），由或應由老和尚或新住持向她說法：「你既然逃得了法網，依然要墮入羅網（作賊）」，茫茫前途，再不回頭還待何時！」她陡然回頭，見佛像莊嚴，轉身跪在和尚面前，請求皈依剃度。聽說本來有一段女賊出家的前奏，因影片太長，剪去了，可惜可惜。

禪是不落言詮的，所以禪宗不立文字，很難以言語將禪說出來。若有人能說明白禪機，參禪的人，豈不坐白費了功夫？《空山靈雨》若能將禪機表現得人人都能明白，也就不成其為禪了。勉順世緣，立添語業，若非雖頭不對馬嘴，便是扶得東西又倒。

㊂燈是法的譬喻。法引人走向光明，有如燈光照人，故稱傳法為傳燈。有《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等書。衣鉢不過是傳法的象徵。

㊃波羅蜜Paramita意為「到彼岸」，由生死此岸到達涅槃（寂滅）彼岸，共有六類：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智慧）。



西方漫畫選

走馬看花

（英國漫畫）

「？嗎過到是不前時小一們我方地這，了路迷是概大們我」

扁食燕之憶

林未雪

扁食燕和廣東式的餛飩不同。扁食燕的皮是用肉類製成的，十分清爽可口。

從扁食燕想到紅糟鵝以及其它福建菜。

從福建菜又想到一個婦人的命運。

這婦人做菜做得非常精采，她是福建人，做的是典型的福建菜。

活到今天為止，我所嘗過的福建菜，還沒有誰做的比她做的更可口了，包括在福建菜館嘗到的在內。

這婦人做菜極有耐心，她一個人可以有像不紊地做出五六個菜式，供七八個人圍坐大快朵頤。而且每個菜式都風味不同，叫人從拿起筷子到心滿意足地放下筷子，都可以讚不絕口，都不會有片刻感到膩口或是單調。

這婦人做事節奏非常慢，動和到極點，只要你能站在她身畔一個鐘頭左右，你簡直就可以透澈地體會盡某種封建道德如何深入骨髓沁進一個女人的肉體裏，靈魂裏，可以明白「逆來順受」這種無可奈何的心境，如何轉化成柔順得驚人的行為風格。

封建大家庭一向包辦下一代的婚姻，但她所處的没落了的封建家庭，却暗中支配她，使她不能出嫁，使她終其一生，只能用她的勞力，去侍候這個家庭中需要她的人。他們從來不向她明明白白地施加壓力，從來只用暗中擺佈的手腕。使她時時刻刻都誤以為備受愛護。自然，她不會胡塗一輩子，終於，她是明白了，但明白時，命運已經被註定了。

她不反抗，因為無從反抗。

她把「逆來順受」美化，時時刻刻加以美化。因此，你簡直時時刻刻，可以從她半下垂的眉目，從她的沉默，從她的半怠工式的慢節奏裏，體會到她的怨懟；但同時，你又可以從這一切十分和諧的行為風格裏，欣賞到她心靈中的美。她一定對生活有過許多美的憧憬，

但她只能把這份憧憬融化到她的日常的工作中，她要把她經手做出的一切家務，都表現出美的特質。

她大概是個很可愛的人。但她的家人不該對她那麼不公平，接受了她的貢獻以後，不但不報答，還壟斷了她的命運。

也去世很久了，死得很淒清。那些需要她的人一一死去之後，她也已經老了。她沒有後代，沒有一個具有她同樣的好心腸的人侍候她安渡晚年。

我在她家作客時，吃過不少次她耐心地製造的嘉餚，但是，每當我想起她的命運，我就替她難過。

武松打虎與李逵殺虎

逍遙子

談橋跨

「景陽崗武松打虎」、「黑旋風沂嶺殺四虎」，《水滸傳》裏這兩段打虎的故事比較起來，前段寫得活靈活現，引人入勝；後段却顯得蒼白無力，味同嚼蠟。後世戲劇、曲藝多有武松打虎的鉤頭和段子。這段故事還常為人所徵引。可見其傳播之廣和膾炙人口的程度。李逵打虎，就是讀《水滸傳》時，也多是一翻而過，難於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全部武松的故事來看，打虎是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份；而沂嶺殺虎在李逵的故事裏，却是可有可無、無足輕重的。我猜想，李逵打虎可能是說書人隨意敷演出的故事；而武松打虎却是久經鍊的精彩民間傳說。

「打虎」裏的老虎，是陪襯，是反角。可是，寫它寫得好不好，却也會影響主角，影響整個故事。景陽崗的老虎，只在被打時出現。作者寫它見食的神態和一撲、一掀、一剪的伎倆，顯得很真實。寫它三前手頗似程咬金的三板斧，三下子不成，虎威就去了大半。作者雖然不見得一定觀察過真虎，但至少他集中了一些目擊者的見聞傳說。這樣，他的虎便是來源於現實生活中的活生生的龐然大物。近代畫家張善子養虎，經過仔細觀察，畫起虎來自是栩栩如生。沂嶺的虎自然也是在被殺的場面出現的。可是，它們像是專為送死而來。作者對於老虎可說毫無所知，自然難於寫得生動。老虎一般是藏在灌木草叢中，而並不住在山洞裏。據研究者觀察，老虎是兇性很大、很孤獨的動物。配偶只有交合時在一起。交配剛完，雌虎便要向夫婿進攻了。像沂嶺四虎那樣組成家庭的事，是不會有的。完全不熟悉描寫的對象，自然只能想當然，那怎麼會寫出活生生的老虎呢！

景陽崗的老虎，是要吃人的老虎，而且也真有兩下子。沂嶺四虎是送死的虎，送上門來等李逵處死。對立面是乏虎，李逵就有點像狗熊。反角是「吞牛伏豹爪牙利，空谷一嘯來天風」的「壯哉於菟」，才顯得「氣猛視虎如匹雛」的武松的英雄。林彪、四人幫那種所謂「正氣壓倒邪氣」的似是而非的謬論，在文學實踐中是經不起檢驗的。

武松打虎，虎襯托出了人。而武松在崗上看過告示和打虎後的思想變化，寫來雖是寥寥幾筆，却很逼真。這樣，才像真武松、活武松。雖然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却也不是「天生德於予，其如予老虎的信」何奉者。沒有把武松寫成「神」或「超人」，也不是那麼響噹噹完美無缺；這倒真把武松寫成了人們喜聞樂道的英雄人物。關於李逵的故事，我最喜歡《丁甲山》、《水滸傳》裏，最精彩的要算鬧江州一段。四人幫評《水滸》大捧李逵却是別有用心。他們捧的是流氓氣重，頗有「胡鬥」味道的「李逵」。

綜合文選

古璽印時代之考證

羅福頤

戰國私鉨：此時期的私鉨，有白文有朱文。有鑒有鑄，質地有銅、銀、玉。除姓名鉨之外，有成語鉨、肖形鉨。紐制一般多是鼻紐，間有亭紐、獸紐，有附帶鈎上者，也有二面印、成語鉨有五面者。其文字章法多得自然之風趣。今舉文字打本列後。

《明月詩簡》

沈道映

康熙刻本。北宋荔裳游江南日，王嘉定侯氏倡和詩也。後附「秬園倡和」，亦同時作而少有後先。卷首列侯氏諸子詩，凡十餘人。又有侯大年所撰記，敍事甚詳。諸詩往往有題敍，附註，頗存故實。嘉定侯氏於甲乙之際，死事最烈。諸子或逃禪，或遠走。清初人集於侯氏破家以後事，絕口不言。只吳梅村臨江僑「過嘉定感懷侯研德」詞，最為悽惋。其詞曰，「苦竹編籬茅蓋瓦，海田久廢事耕。相逢說廿年兵，來潮銜戰骨，野火起空城。門戶凋殘賓客在，淒涼詩酒侯生。西風又起不勝情，一篇思舊賦，故國與浮名。」言「廿年兵」，是此詞作於康熙五年頃。曰「門戶凋殘」，「淒涼詩酒」，是侯氏雖衰，尚有舊國，昔時賓客，猶有在者。海濱蓄業，亦漸重理，是當日產未盡人官，還者亦漸歸也。荔裳於康熙五年罷官寓吳中，遂得遍歷三吳名勝，其過嘉定當亦此際。十二題背拈秬園景色，其國不知在城在鄉，遺址恐不可尋。今所知僅城中之「秋霞圃」與南翔之「檇園」耳。此冊得之徐紹楦許，刊刻甚工。當日詩簡投贈，印必不多。未集而文字歐起，此冊中作者多遺民，詩語更悽戾少遺忘，恐更無人敢觀賞矣。

《大政類編》二卷

雲煙過眼錄

明刻本。九行、十九字、白口，左右雙邊。大題次行屬「西吳茅元儀止生甫校」。卷首有「清源山人黃鳳翔自序」，後有自為跋，失去尾葉。原扉葉猶存，藍印大字書名，凡兩行。中間有「曼山館藏板」五字。上鈐朱文印，正書，三行。云「此係茅衡藏板，今在曼山館發行，如有翻刻，千里必治。」自序後有目錄，上下卷共十九章。曰大禮、四郊、莊肅、謚議、章聖南祔、二后喪附、册立分封、宸章召對、京營、河道、閹宦、大獄、張延齡獄、甘州兵變、大同兵變、大同再變、遼東兵變、南京兵變、北虜、南倭。此實羣翔撰，為有明一代私史之名書。羣翔曾在史局，多見官書。此書始寫於丁酉（二十五年）春，至崇禎中，則更刻「石民」至四十六葉，誠為大篇。業隨之餘，稍如星羣。止生頗喜刻書，前後幾四五十年。曼山館疑為書坊名，殆亦晚明書肆板權之絕妙史料。又有「嘉靖以來首輔傳」八卷，題吳郡王世貞元美撰，平陵宋獻瑁訂，防風茅元儀止生校。前有其曆了已元翁序，後於此書者幾二十年，至崇禎中，則更刻「石民四十集」。開板詭易汲古閣風格，殆其時已以唯印之事，委之毛子晉矣。壬辰秋日，得於郭石麒書包中，同來者尚有嘉靖刻之光山縣志，則天一閣范氏遺書也。

《嘉靖》《大政類編》二卷

《明月詩簡》

《雲煙過眼錄》

《光山縣志》

《秋霞圃倡和》

《檇園》

《嘉靖以來首輔傳》

《石民四十集》

《曼山館藏板》

《茅元儀》

《王世貞》

《宋獻》

《茅元儀》

《王嘉》

《侯氏》

《侯研德》

《侯氏》

《侯氏》

《侯氏